

报告文学



幕阜山下的回响

——献给吴应谱、樊贞子夫妇

□ 本报记者 张天清 李滇敏 李芳

我听见回声，来自山谷和心间 ——泰戈尔《生如夏花》

2021年2月26日，辛丑元宵。

幕阜山下，修水县城，天空阴沉沉的。按当地风俗，这天家家要给故去的亲人“送灯”。

通往公墓的路上，前去“送灯”的车辆把不宽的道路挤得水泄不通，汽车喇叭声此起彼伏。“师傅，停车。”从北京赶回来的樊正魁焦急地从车上下来，向墓园快步走去，手上紧紧握着一本大红色的证书。证书封面上烫印着金灿灿的国徽和“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荣誉证书”几个大字。

这是樊正魁替姐姐樊贞子、姐夫吴应谱从北京人民大会堂领回来的荣誉证书，他要给姐姐、姐夫送去，他急切地要把这喜讯告诉他们。吴应谱，1990年出生，生前为修水县政府派驻原乡雅洋村第一书记、修水县政府办公室干部；樊贞子，1995年出生，生前为大椿乡政府干部，结对帮扶干部。

2月25日上午，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。会上表彰了1981名“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”，吴应谱和樊贞子是其中唯一一对牺牲的夫妻。

吴应谱、樊贞子夫妻的合葬墓坐落在山坡上，墓前早已有几束不知是谁放的鲜花，在微风中散发出阵阵清香。墓碑上镶嵌着他们的相片。相片中，吴应谱戴着黑框眼镜，目光坚毅，斯文帅气，樊贞子有着一张白白净净的圆脸，微微笑着，眼睛像弯弯的月牙。

因为“送灯”，墓园人流来来往往，可每个人经过吴应谱、樊贞子墓前时，都会不由自主地放慢脚步、屏声静气，有的还停下来鞠个躬。亲人们也陆续赶了过来，按照习俗在吴应谱和樊贞子的墓前点亮了两盏油灯，摆放起他们生前爱吃的菜肴，吴应谱的大姐还特意放上了两杯刚做好的奶茶。

樊贞子小心翼翼地打开证书，端端正正地摆在墓前正中央：“姐姐、姐夫，你们看，这是你们的荣誉证书，脱贫攻坚胜利了，你们为之奋斗的目标实现了！”

樊贞子的父亲樊友炳满眼噙着泪水，轻轻地、温柔地擦拭着墓碑，爱怜地抚摸着女儿女婿的相片，哽咽着说：“胜利了，看见了吗？你们要是还在，该有多好！这个奖，你们自己去领，该有多好……”

墓前的两盏油灯一闪一闪，跳动着，把荣誉证书映衬得更加鲜艳。

二

2018年12月16日，周日，下午两点左右，一辆农村客运班车缓缓地行驶在蜿蜒崎岖的乡道上，路的一边是葱郁的大山，另一边是清澈的河流。

“不好，出事了！”突然，靠窗的一位乘客发现河里倒翻着一辆白色小汽车，车身被淹没，只有四个轮子半露在水面上。

班车赶紧靠边停了下来，车上的乘客全部拥到了路边。呼救、报警、拿工具、下水救人。闻讯赶来参与救援的人越来越多。

有几个水性好的，脱掉衣服跳入冰冷的河水中，用绳子绑住车子。岸边的石滩上，交警、乘客、村民，十几个壮汉喊着口号，拽着绳子把车子往岸上拉。这时，车子的后备箱弹了开来，里面掉出3只已经溺死的鸡，一同散落的还有几本扶贫资料。

奇迹并没有出现。“天啊，这不是吴应谱和他的爱人樊贞子吗？”人群中有人认识他们的，顿时哭了出来。这天，是他们新婚的第四十天。

而就在一周前，樊贞子幸福地跟妈妈说，自己怀孕了。一对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永远定格在扶贫路上，定格在了28岁、23岁。

悲伤如潮水，又如绵绵的修河。他们遇难的消息传来后，70多岁的贫困户游承自眼前一阵发黑，险些瘫倒在地。他是樊贞子在大椿乡船舱村的帮扶对象。

“‘孙女’‘孙女婿’今天上午才来过我家，说又有人要买鸡。他们用纸箱装了3只，给了

我600块钱……水都没喝一口，就走了。”樊贞子总是喊我爷爷。两个这么好的孩子，怎么说就没了。”老人心如刀割，沧桑的脸上满是泪水。

白发人送黑发人，世间几人能承受！吴应谱有5个孩子，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，父亲45岁才生了他。出事之后，70多岁的老父亲受不了打击，病倒在床，母亲因为思念儿子整夜整夜合不眠；樊贞子的母亲一直无法走出悲痛；樊友炳在处理完女儿女婿的丧事后，主动问游承自还有多少鸡没卖，他想帮女儿完成心愿，他还成立了仁爱助学基金，这位坚强的父亲用自己的方式思念着女儿。

“应谱说要去复原乡扶贫，我们不想让他去。我说，崽，去跟领导说说，父母年纪大，身体不好，你不去。可我说，妈妈，我是你的崽，也是单位的人、党的人呀……”吴妈妈哀哀地哭着。对比两年前和儿子儿媳的合影，老人消瘦、苍老了很多。

吴应谱的父亲喃喃地说，以前送儿子上学，儿子坐上班车后，他总是目送车子走远后才回家，如今再也看不到他了。

吴应谱和樊贞子的婚房是一套简朴的三室两厅，婚房装修全是吴应谱的大姐夫一手操办的。可是，这对新婚夫妻在这里共度的时光只有7天！

卧室里所有的陈设都如他们生前一样。床头的婚纱照上，一对新人幸福的笑容击中了我们的泪腺。

吴应谱的三姐说，为了不让父母伤心，家里一度把弟弟、弟媳妇的婚纱照都藏了起来。可是母亲到处翻找照片，她要看着他们，就好像他们还在身边。

衣柜里有好几件未开封的衬衫，那是樊贞子买给吴应谱的，吴应谱还没来得及穿；门边的衣架上挂着吴应谱生前爱穿的几件衣服，其中有一件熨烫得笔挺的西装，西装左胸中间位置端正地别着一枚党徽。

樊贞子的娘家在县城一个普通的住宅小区，顶层，没有电梯。家中的装修和陈设朴素得让我们有些吃惊。樊友炳从商多年，家中经济条件是优渥的，但是，这个家完全没有奢华的感觉。

樊贞子婚前的房间，樊友炳和妻子原样保留着。飘窗改成的书桌上摆放着樊贞子各个年龄段的照片和一个塑料质地、代表着主人属相的粉色小猪。家里还藏着厚厚一摞《人民日报》，樊友炳说，那是贞子自费订的，他一直舍不得丢。

因为父母生意忙，樊贞子从小就在寄宿制学校读书。没能陪伴在她身边，樊友炳夫妇一直十分内疚。“贞子大学毕业，我希望她能当老师，不要去基层当公务员，那样太辛苦了，一个刚刚参加工作的女孩子，怎么能担得起扶贫这样艰苦的工作啊！”

出事那天，樊贞子给樊友炳打来电话，说有朋友要买游爷爷的鸡，她和应谱要去取，“我卖不完的你包销哈，45元一斤。”樊友炳说，不是35元吗？“哎呀，让游爷爷多赚一点嘛。”这是女儿对父亲说的最后一句话。

三

修水县是个典型的山区县，山水交融、生态优美，但是门前万重山，抬脚行路难，连绵不绝的大山，像拦路虎，一度阻断了人们摆脱贫困、迈向小康的步伐。

2014年底全县贫困发生率11.9%，全县有贫困村133个，其中深度贫困村21个。

2017年底，修水县调整了深度贫困村的帮扶单位，并要求把政治素质最强的干部派下去担任第一书记。吴应谱第一个递交了申请书，还特意到县政府办主任齐军的办公室聊了很久时间。“吴应谱说，他是党员，从小在农村生活，而且有过基层工作经历，到政府办以后一直对口联系分管农业的副县长，情况熟悉……”齐军回忆道。

12月30日，吴应谱到任复原乡雅洋村。汽车顺着山道一圈又一圈，一层又一层，向大山深处的雅洋村开去。采访车上，好几位同志坚持不住，晕车了。

雅洋村是深度贫困村，2015年贫困发生率达18%。白色墙壁早已泛黄，一张矮床、一张油漆

斑驳的老旧办公桌、一把木头椅子、一个几根铁棍焊起来的简易衣架，床头的墙上贴着一张《复原乡政区图》，这个简陋的房间是吴应谱在雅洋的宿舍。

对吴应谱的到来，雅洋村支部书记王诗勇起初有点失望。“雅洋贫困程度深，脱贫难度大，我盼着县里能派个年纪大一点、经验丰富一点的第一书记。没想到派了个‘90后’。我那时候觉得，这样的‘秀才’在机关要耍头头能行，村里的工作不一定‘吃得烂’。”

然而，才一个星期，这个“秀才”就让王诗勇刮目相看：“他骑着电动车，在村里这家进那家出的，狗见了他都不叫唤，冲着他直摇尾巴，像是个土生土长的雅洋崽崽。”

后来，王诗勇发现了吴应谱的秘密：他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画了一张地图，全村60户贫困户的情况在上面标得一清二楚，姓什么叫什么、贫困原因、贫困程度、家庭成员、亟须解决的问题，甚至家庭成员的性格、左右邻居是谁，都记录了下来。“对贫困户了解有多透，帮扶就能有多准，这是吴书记常说的话。”王诗勇对这个“90后”生出几分敬意。

到雅洋后，吴应谱经常加班加点，父亲每次给他打电话，他总是一句话：“好忙，在加班。”

基层工作千头万绪，光有工作劲头不行，还要用真心、真情。

古和平，中年丧妻，家有80多岁的老母亲，因为家里穷，儿媳跑了，40多岁的儿子带着十几岁的孙子，一家四代四口人住在一栋危旧土坯房里。村里已将他的房子列入危房改造，要拆了重建，可他就是不同意。

吴应谱刚来，王诗勇就跟他打“预防针”，古和平几乎对村里所有工作都不配合，最好别去惹他。吴应谱笑着说，总书记说了，脱贫路上一个都不能少，不“惹”他怎么帮他脱贫？

吴应谱一有空就到古和平家跟他聊天，帮他干活。尽管古和平总是脸不好看、话不好听，可吴应谱却很有耐心。

村里有保洁员的公益性岗位，好说歹说古和平答应了做保洁，可是，转头就找到吴应谱说不干了，理由是没有扫帚。毕竟是血气方刚的年龄，吴应谱这次是真生气了，他大声说：“耕田还要自己买两把锄头呢，你怎么连个扫帚都不肯买。”可是，等缓了缓气，平复了心情，吴应谱还是到集市上买了两把扫帚给他送去了。

2018年春天的一个晚上，外面下着瓢泼大雨，古和平家响起了砰砰砰的敲门声。这么晚了，这么大的雨，会是谁呢？古和平打开门一看，吴应谱全身湿漉漉地站在门外。“吴书记，这么大的雨，你怎么来了？”“你家房子太危险，我不放心你们，就过来看看。”一进门吴应谱上下下下仔仔细细查看了一遍，还特意到古和平母亲的房间叮嘱老人家，要千万注意安全。

慢慢的，古和平的心被焐热了。他什么话都愿意跟吴书记说了：不是不想建新房子，可是政策上说，补助款要等新房子验收后才发放，万一我房子建起来，补助不发给给我，怎么办？吴应谱说：政策规定的事怎么会不兑现呢？我给你写保证！古和平还有一个担心：儿子出去打工了，盖一栋房又是泥工又是木工，家里没有人工操得了这个心。吴应谱说：有我呢。

“建这房子，吴书记操的心比我多。”古和平一想起这事，心里就难受。

2018年，古和平家脱贫了，一家人在新房大门上贴了一幅大红对联：“喜居宝地感谢党恩惠民意，福照家门共度佳节迎春风。”

吴应谱走了两年多了，古和平还清楚地记得他的电话号码，总感觉打个电话过去，吴书记就会出现眼前。

村民们念念不忘的还有吴应谱没来得及发展的蚕桑产业。

雅洋养过蜂、种过药材，结果都不尽如人意。吴应谱和村两委班子做了很多调查研究后，把目光瞄准了蚕桑业。

吴应谱生前的办公电脑上，同事建了一个文件夹，把他所有的文件都细心保留了下来。第一份就是吴应谱写的雅洋村发展蚕桑产业“六统两奖两优先”方案和人社协议书。

如今，雅洋村的蚕桑种植面积已有200多亩，村里还建起了4000平方米的蚕桑大棚、30亩的小蚕基地。2020年，村里养了6批蚕，收入超过30万元。

大椿乡在县城西北角的深山里，距县城55公里，交通不便，一条路进出，人称“布袋乡”。

乡里有两个深度贫困村，一个叫船舱村，另一个叫大杨村。

2017年7月，樊贞子考取了大椿乡的公务员。“一个刚毕业工作的小姑娘，我们压的担子太重了，关心太少了。”谈起樊贞子，乡党委书记晏少兵仍然自责。

“每次把工作交给她，她总是阳光灿烂地一笑，干脆地回一句：‘没问题！’”报账员、协税员、乡镇妇联兼职副主席、组织干事、统战干事……因为踏实、肯干、能力强，樊贞子身上的担子越压越多，可她总是精力充沛。晏少兵甚至有些纳闷，年纪轻轻，怎么有这么高的工作激情？“现在回想起来，就是对工作的热爱和执着吧。”

在乡里，樊贞子干得热火朝天，得心应手，可父母亲却是忐忑不安、放心不下。

“这丫头，参加工作之前，农村都去得少。”樊友炳说，大椿乡离县城远，贞子平常就住在乡政府一间办公室改成的宿舍里。老樊担心孩子，得空就往大椿乡跑，给孩子送些吃的用的。

2017年10月开始，樊贞子在船舱村帮扶4户贫困户，游承自是其中之一。过去，游承自儿子儿媳带着3个孙子孙女长年在外，老人就独自守着一栋破旧的土坯房。

2018年春天，樊贞子给游爷爷买来50只小鸡苗，叮嘱游爷爷把鸡养好，卖鸡的事她会想办法。

2018年6月，乡里召开干部大会，讨论选派干部到最远最偏的大杨村去驻村。短暂的沉默后，会议室的中后排，樊贞子高高地举起了手：“书记，我去！”

“扶贫对贞子的改变太大了。”樊友炳说。工作前，樊贞子对贫困没有太深刻的认识。工作后，每次回家都会跟家里人谈扶贫：村里连条水泥路都没有，贫困户还住在几十年前建的土坯房里，年人均收入只有几千块钱……这些都深深地触动着善良的樊贞子：“真没想到还有人过得这么苦，我一定要尽我的能力帮助他们！”

大椿乡政府保洁员蒋秀琴的丈夫去世了，她一个人拖着三个孩子，日子过得非常艰难。樊贞子刚到村就听说了蒋大姐家的事，对她的三个孩子特别上心，时不时给他们买点零食、文具和衣服。上班第一个月发工资，她拿出800元钱塞到蒋秀琴手里，一定要她收下。

过去，樊贞子从不问家里多要钱。工作以后，反而经常偷偷地向爸爸寻求支持。“有一回，她从我这里要走了5万元，后来才知道，她捐给了一个助学基金。她工作以后，我一次给她卡上打了10万元，到她走时，卡上连带她的工资总共只剩3万多元。她自己是不怎么花钱的，这些钱大部分拿去帮助贫困户了。”

樊友炳理解女儿，更心疼女儿。

四

缘分如此奇妙。大椿这个悬挂在修水西北大山里的“布袋乡”是吴应谱的家乡。2014年，大学毕业后，吴应谱在大椿乡船舱村当乡村教师，2015年9月，吴应谱考取了这个乡的公务员，2016年6月，他被选拔到县政府办工作，一年之后，22岁的樊贞子坐进了他曾经工作过的办公室。

这段爱情似乎是注定的。2017年10月29日，两人第一次见面，一见倾心。

吴应谱的遗物里，有一本爱情纪念册，那是樊贞子送给他的结婚礼物。里面贴着两人恋爱以来的照片，照片旁用五颜六色的彩笔写着属于两人的小秘密。这是一个恋爱中小女生的细腻心思。

吴应谱很珍视这本纪念册。由于脱贫攻坚任务重，他很多时间都是住在村子里，想念妻子时，就拿出纪念册看看。

两个扶贫干部的爱情故事似乎与花前月下没有太多的关系。复原乡与大椿乡相隔126公里，其中多半是山路，再加上两个人都忙，樊贞子经常调侃自己，同在一个县，谈了一场“异地恋”。更多的时候，他们视视频聊天为解思念。

吴应谱姐姐说，别人谈恋爱说情话，他们俩谈恋爱都是谈扶贫。

吴应谱成熟稳重，樊贞子总是叫他“吴先生”，而吴应谱的微信中，则爱怜地将妻子备注为“宝宝”。

工作中，遇到不懂的，樊贞子总爱向“吴先生”求教，一个电话过去，“吴先生”总能帮她找到办法。受了委屈她也喜欢向“吴先生”倾诉，爱人的安慰，总能让她充满力量。

樊贞子的同事闺蜜程玲见证了这两个“工作狂”的爱情：他们难得在一起，在一起的时候不是你陪我加班，就是我陪你加班。每次陪应谱加班的时候，贞子都会偷偷把他工作的样子拍下来。“吴先生认真工作的样子好帅”，她把偷拍的照片贴在他们的爱情纪念册上，旁边写着：“陪你加班的每一个夜晚，看着你认真的样子，越爱爱你……”

2018年7月，大椿乡的脱贫攻坚摸底排查工作全面展开。

樊贞子负责按照“一户一档”要求，整理大杨和船舱两个村几百户贫困户的资料。这时距离她预定拍婚纱照的日子已经很近了，程玲劝她找领导说说，匀一点工作给其他同事做。可樊贞子说这两个村的情况她最熟悉，在乡里电脑操作也属她最厉害。

那些天，程玲看她天天埋头在电脑前，饭都顾不上吃。有时夜深了，程玲还能听到隔壁樊贞子的房间传来的键盘声。“不要命了？”程玲发一条微信过去，那边回过来一条语音：“没事，权当减肥，工作做完了就去拍美美的婚纱照。”

这一对年轻的夫妻甜蜜恩爱，他们的追求可大着呢。

“走访了很多村民，其中一些是贫困户，他们无一不跟我诉说着以前的日子有多苦，是党和政府一直以来对他们不抛弃、不放弃，鼓励他们重拾信心……我既然选择了，就应该勇往直前，承担起一名基层公职人员的使命——为人民服务。”这是2017年10月23日樊贞子向组织递交的入党申请书上的一段话。

得知女儿递交了入党申请书，樊友炳曾问过她：“你干吗要这么上进？”樊贞子说：“做一名优秀的党员是我的理想呀。而且我家‘吴先生’也是党员，我要像他一样。”

吴应谱大学二年级就入了党。宜春学院的黎志华老师是吴应谱大学时的班主任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他还记得这位当了四年班长的“老班”的点点滴滴。

2017年的一天，吴应谱在朋友圈发了一条消息：“扶贫是我的诗和远方。”消息下，是同学们由衷的点赞和祝福。

2018年11月7日，吴应谱和樊贞子举行了浪漫的婚礼。在亲朋好友的见证下，他们对彼此郑重许下爱的诺言：“在一起，一辈子！”

樊贞子怀孕后，樊友炳两口子想找乡里领导给女儿换个轻松点的岗位。樊贞子知道了，很严肃地对父母说：“现在正是脱贫攻坚的关键时刻，我心里放不下大杨村和船舱村的贫困户，可千万不要让我女儿在关键时刻掉链子。”最担心妻子的，当然是身为丈夫的吴应谱，但他从没有想过让樊贞子换岗位，只是在生活上对她更加关心和呵护。

两年多来，樊友炳总是情不自禁地想女儿女婿，仔细地想他们的每一句话。他越想，越为这两个年轻人骄傲；越想，心里就越痛。

采访即将结束时，再次翻开那本爱情纪念册，泪水又一次模糊了双眼。

“2017年10月29日，第一次正式见面；2018年2月8日，第一次牵手；4月4日，第一次出去游玩；6月1日，领证；11月7日，我要嫁给你啦。”樊贞子精心制作的爱情纪念册上，每一页都甜蜜、美好。

纪念册的末尾，樊贞子无限憧憬地写着：“未完待续。”

幕阜山下，他们的故事，在山谷、在心间，久久回响……

(本文所配人物照为吴应谱、樊贞子生前在扶贫一线工作的身影，由修水县委宣传部提供)



■ 本版主编 罗翠兰
■ 美术编辑 杨数